

# 党政班子

官场升迁与权力制衡艺术

洪放◎著



# 党政班子



官场升迁与权力制衡艺术

洪放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党政班子 / 洪放著. — 汕头: 汕头大学出版社, 2012.3

ISBN 978-7-5658-0671-1

I. ①党… II. ①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55639 号

党政班子

---

作者: 洪放

责任编辑: 胡开祥

封面设计: 柏拉图创意机构

责任技编: 姚健燕

出版发行: 汕头大学出版社

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: 515063

电话: 0754-82903126

印刷: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 mm × 1020 mm 1/16

印张: 20

字数: 300 千字

版次: 2012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6.80 元

ISBN 978-7-5658-0671-1

---

发行 / 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 / 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 3 栋 9A 室 邮编 / 510075

电话 / 020-37613848 传真 / 020-37637050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## 引 子

写作官场小说多年，也出了十来本书。在官场小说或者叫政经小说的道路上，我也算得上是个有些名头的人了。但是，写着写着，便觉得路子越来越窄，能写的东西越来越少，写出来的作品越来越浅，能让读者产生的共鸣越来越薄。为此，我思索过。

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小说作家对自己的作品缺乏信心了呢？

肯定不是作品本身，而是作者本身。

我们远离真正的官场生活太久了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都只是表象。在表象的层面上写作，只能是浮光掠影。作家没有信心，读者也不会有信心。

沉进生活，触摸鲜活的官场律动，可能才是我们必须走的道路。

为此，在二〇一一年的春天，我通过一些或明或暗的关系，来到了南山市。我的身份是某报驻南山记者站的记者。因此，我能接触到更多我想接触的人，了解到更多我想了解的事。

到冬天，我离开南山，脑海里已经满满当当地装满了南山的一切了。

二〇一二年初，我开始写作《党政班子》。我极力使自己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上，来解析南山官场。两个月后，便有了这本大家将看到的小书

了,准确点说是一本长篇调查报告。报告中所出现的部分事件,包括部分人物的所作所为,严重超出一个官场小说作家的想象力,可见官场之复杂。某些情节甚至非常理所能解释,但已发生,即应留存。

我站在报告之后,报告中的所有人物,因为特殊原因,已经作了处理。

同时,我愿意声明:报告为我所独自采写,文责自负。

二〇一二年初春于桐城



# 录



## 序章 南山班子

到南山来这五个月,宋雄最头疼的就是南山的人事。书记管什么?什么都不需要管,只要管住人就行了。聪明的书记管人,糊涂的书记管事。宋雄在省委办公厅待了十年,这点岂能不明白?王延安在省委副书记任上时,几乎就一门心思地管人管干部。当然,管干部也得有艺术。

宋雄 / 001

莫大民 / 008

李同 / 014

花木荣 / 019

附:南山部分官员网络图及南山规划 / 024

## 第一章 火烧南山

按理说,花木荣是不该蹚这水的,前任干的事,你搅它干啥?何况前任还在南山市,且已升任副书记。稍稍有点官场常识的人都会知道:这事惹不得。可是,花木荣偏偏惹了,且惹得有些过分。

南山高速 / 029

组织考察 / 040

一把火 / 050

二把火 / 064

三把火 / 077

## 第二章 各显神通

以前几代,南山主事的都是王、李、花三大姓。有人说,王姓是得益于他们的悬壶之技,积下了大量的人气,正所谓以德服人;而李姓则得益于他们的祖上状元公,积下了大量的官气,正所谓以顶子服人;花姓本是南山外来姓,但花姓自清以后,一直掌握着南山诉讼之事,积下了大量的正气,正所谓以法服人。

挂职干部 / 090

艳照门 / 102

安置房 / 116

放下 / 130

地方戏(上) / 142

## 第三章 权力分配

多年来,市委与政府之间一直存在着权力博弈。政府权力强不强,关键是看政府一把手。而莫大民恰恰在这方面,显示了他的过分绵软之处。按理说,莫大民也应该是个十分懂得权力权谋的领导,他在西平当过多年的政府和市委领导职务,而且从他到南山来一开始的几次会议讲话,也证明了他想在南山有所作为,且也看得出来极有政治智慧和手腕。可是,宋雄来了后,他竟突然变了。

地雷 / 155

断丝 / 168

找路子 / 181

地方戏(下) / 195

黑甜乡 / 208

## 第四章 委以重任

南山这十个月来,形势的变化简直叫人难以置信。一个市委书记,着实改变了整个南山的官场生态。何况南山还有三大家族的支撑,都没有能挡住宋雄的动作。李同刚才坐在车子上时,也暗处检讨了一番。堡垒从来都是从内部攻破的,李驰,花怒波,花木荣,包括他自己,从来都没有能真正地站到一条线上来。

太极手 / 222

山雨欲来 / 236

对台戏 / 250

大破产 / 262

一片太平 / 276

## 附 记

南山这块地方,北临长江,西有南山,风景优美,人杰地灵。早些年,南天子老先生们在此移南山,成就了南山的一派别样天地。后数千年,南山这地方,因其地势险要,扼守南北要冲和长江天堑,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战火不断,人口也因之不断变化。历史上,有三次大的战争,都与南山有关。

南山概况 / 288

南山官俗 / 291

南山轶事 / 298

南山党政班子一览表 / 308



## 序章 南山班子

### 宋雄

干部是中国素质最高的一个阶层,但也是最不好管的阶层。这个阶层有知识有思想,你奴化不了他,既然奴化不了,你就得让他主人化。干部管好了,工作就顺;干部管得不好,事事都得操心。至于管的方式方法,各有不同。但有一个常用的手段是共同的,就是调整。

早晨,阳光很好。南山国际大酒店向东的房间,被光线照耀着,有些晃眼。宋雄书记刚刚起床,头发还是一律地向后倒着。从十来岁开始,他就发现了自己头发的这个特性:喜欢向后倒,即使晚上睡觉时,面朝下趴着,第二天早晨起来,头发还是向后。这调皮的头发!当年学校里的老师摸着他的头发,半是玩笑半是喜欢。后来上了人大,他向后倒着的头发,成了一种标志。很多同学都知道,那个在学生会里风头正健的副主席宋雄,就是那个头发向后倒着的男孩子。他来自农村,腼腆,却又不失狡猾。而且他的狡猾藏在他的腼腆之后,往往就被人忽略了。十年前,他从省委宣传部处长位子上参加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考试,结果笔试得了第一。面试时,考官看着他向后倒着的头发(天知地知,那天早晨他还真的修饰了一番,结果一进面试考场,头发就向后了),忽然就问道:“你觉得你能胜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这个

工作吗？”

“能！当然能！如果不能，我就不会来报考了。”宋雄回答得很轻松。

考官点点头，说：“那好，你下去吧！”

短短两分钟，说不清是宋雄搞定了考官，还是考官搞定了宋雄，或者说是被相互搞定了。反正下午成绩公布时，第一名就是宋雄。这种感觉，又仿佛是当年宋雄考了全县状元时一样。不过这回，宋雄只是淡淡地笑了下，而且是在心里。事实上，他比谁都清楚，早在笔试之前，他已经知道了成绩。省委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王延安，是早年人大的校友，还是现在江南省人大校友会的名誉会长。更重要的是，宋雄在这次公考前，到北京见到了人大的老校长。谈及公考，老校长说这是个敏感的事儿，说真就是真的，说假嘛，当然也有。宋雄就一脸腼腆地要问个明白。老校长哈哈一笑，说你在机关也待这么多年了，这点破事儿能不懂？都说人大是培养官员的，我看你就是个懂得韬光养晦的官。这事好办，我给你们那副书记说说。老校长说一不二，马上就拨了王延安的电话，这电话也就马上接通了。老校长也不含糊，一竿子到底，把事情说得通透透。王延安先还是支吾了下，然后道：“宋雄本来就不错，这次笔试是第一嘛。既然校长说了，我会考虑的。”

“不是考虑，是必须。”

“好，好！老校长保重，过一些日子我到北京去看望您。”

宋雄抹了下极力向前拢着的头发，对老校长道：“这事，您看……真是……”

“这有什么？官总得有人做。让一个生性好的人当官，总比让一个品性差的人当官好。”老校长起身，从书架上拿出纸墨。宋雄赶紧替他展开，老校长运了运气，提笔写了四个大字——不违公心，然后道：“有这就足够了。”

想着这些，一晃，其实也十年了。十年来，宋雄从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干到了主任，然后在去年底，调到南山来任书记。来南山前，已调任省人大任常务副主任的王延安，找他谈话。当然这谈话不是代表组织的，代表组织找他谈的是现任省委副书记叶昆。王延安说到一个干部的成长，话题就不自觉地引到了老校长的身上。两个人就都有些感慨，老校长已经作古七年了。

而且,这个时候,王延安的感慨里还有些其他的特殊的让人感到不安的气息。他只是听,陪着感慨。末了,王延安说:“到基层了,一要有宏观调控的力度,尽量少作决定,但一旦决定,就必须被执行;二还是要有公心啊!官场不易,要紧的也就一两步。开弓没有回头箭哪!”

王延安的话有点忧伤。三个月后,也就是在两个月前,王延安被中纪委“双规”了。

王延安的“双规”既出乎江南省官员们的意料,但又在他们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。王延安在江南待了三十年,从县委书记干到省委副书记,特别是省委副书记任上一干就是八年。八年的省委副书记,而且分管干部,这是个什么概念?是一个让一般人很难想透的概念,甚至是一个让浸淫官场多年的人也很难说明白的概念。这样的官员出事是正常的,不出事才有些不正常。但是,王延安出事确实有些不太正常。一是他在省委副书记任上没出事,而是偏偏到了人大常务副主任的位子上才出事。当然有人说,这是中央的特意安排,让他退到二线才动他,这样他的势力会弱小些。二是王延安在被“双规”前三年,就已被中纪委查了半年,结果是没有任何声息,调查组就撤了。而这次,据说调查组根本就没到江南,人却被抓了。可见,现在纪委工作也不是按套路出牌了。改革年代,非常时期,这种不按套路出牌,其实应该还有个更响亮更合适的名字:创新。

手机响了。

这是部银色的小手机,握在掌心,正好。这手机是宋雄平时带在自己身上的,而另一部稍大些的黑色手机,则大多时候放在包里,而包则基本上放在秘书手里。领导干部的手机,最透明,最公开,因为手机根本就不放在自己腰里,是被秘书掌管着。这表面上看,太公开化了,甚至有侵犯隐私的嫌疑。但其实,能有什么隐私呢?隐私都在这小手机里。而小手机,秘书是基本不沾边的。当然,个别领导干部的女秘书,有时也沾点边,但那也只能是沾沾而已。跟在领导干部后面,太远了,领导不喜欢;太近了,领导更不喜欢。秘书就是要领导刚想到时,就出现在面前;领导刚皱眉时,就消失在天边,永远在领导的影子里,又永远不挡领导的一丝丝光线。

宋雄拿起手机,看了看号码,是叶昆的。

“叶书记早!”宋雄的声音自然地低了。

“早!上午过来一下吧。有些事想和你通个气。”

“那……那好。我吃过早饭就过去。是……”

“人事上想动一下,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
“这……服从省委安排,啊,服从您的安排嘛!”宋雄“哈哈”道,“南山的人事是得动,省委和叶书记这是关心南山哪!”

“好,好!”叶昆挂了电话。

宋雄拿着手机沉思了会儿,省里这时候想起要动南山的人事,应该与他一个月前给省委和叶昆同志的汇报有关。到南山来这五个月,宋雄最头疼的就是南山的人事。书记管什么?什么都不需要管,只要管住人就行了。聪明的书记管人,糊涂的书记管事。宋雄在省委办公厅待了十年,这点岂能不明白?王延安在省委副书记任上时,几乎就一门心思地管人管干部。当然,管干部也得有艺术。干部是中国素质最高的一个阶层,但也是最不好管的阶层。这个阶层有知识有思想,你奴化不了他,既然奴化不了,你就得让他主人化。干部管好了,工作就顺;干部管得不好,事事都得操心。至于管的方式方法,各有不同。但有一个常用的手段是共同的,就是调整。干部什么都不怕,就怕调整。调整是干部所能遇到的最冠冕堂皇的“被管理”手段。干部最关注的,不是中央高层有什么动作了,也不是GDP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了,而是会不会被调整。所以一当有人事变动,那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甚至有些干部长期下来就患上了“人事调整综合征”,一遇上人事调整,就兴奋,就不安,就到处打听,恨不得成为一只窃听器,安装在主要领导的嘴唇上。

南山的情况,宋雄来之前,应该说是从心里做好了准备的。但他没想到南山这么复杂,复杂到他无法也无处下手。这些年,南山官场先后出现了南部新城大案、高速案、开磊特大涉黑集团案,也可谓是官场地震多发区。外面不知道内情的人,总会以为南山肯定有多少多少的官员倒在了这些案件之中。但其实不然。宋雄也是到了南山并且到现在也才刚刚明白:倒下的都

只不过是些捞不上筷子的小官员，市级领导从未触及。为这事，他有一次同市委副书记李同交流。李同边抹着秃顶边笑道：“宋雄书记不是希望南山市级干部中出一两个典型吧？”

这典型指的是反面典型，宋雄自然清楚。但他还是道：“那几个案件可是雷声大啊！”

“南山的领导干部总体是好的，当然，也有不好的。但是，我可以肯定地说，没有腐败的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现在领导干部不腐败就是好事，当然，想绝对廉洁也很难。社会趋势嘛！”

李同说这话时，嘴里的烟圈向头顶上萦绕过去，仿佛是烟雾中的一尊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佛。实际上，宋雄来南山不久，就听司机小杨有一次说漏口时称呼李同是“南山佛”。他问小杨为什么南山人这么称呼李同副书记？小杨红了脸，说：“我也不清楚。反正不少人背后这么称呼。大概是李书记像一尊佛吧？”

像一尊佛！这个比喻好，后来，宋雄越看李同，就觉得李同越像一尊佛了。在官场能做成佛，那是需要何等的历练与功夫啊！南山官俗中有一字叫“深”，恐怕就是这种道行吧？

早饭就在大酒店，自助餐。宋雄一进餐厅，就见到市委秘书长章风。

章风正坐在桌子前吃着早点，旁边坐着两个年轻的女孩子。见宋雄进来，章风站了起来，有点不自然地笑着说：“央视的记者。”

宋雄点点头。

章风又道：“上午开发区光伏项目开工典礼，十点零八分。”

“我上午另有安排，请李同同志过去吧！”

“那好。”

宋雄拿了早点，就看见一旁站着的大酒店的服务员小秦，正拿眼瞄他。见他一回头，目光赶紧缩回去了，他也没介意。这丫头喜欢看他，他早就注意到了。这大酒店上上下下，这丫头算是个长相清秀且清纯的女孩

子。他刚到大酒店住时，酒店老总黄春特地给他安排了一个服务员，负责他的房间卫生和衣服清洗。他先没介意，很多到地市级工作的领导，事实上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里。卫生和衣服清洗，由服务员代劳，也不为过。但是，过了仅仅一周，他就发现那女孩子身上的香气越来越重，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轻佻，有时甚至有些暗示性的动作，这让他不能容忍。在官场这么多年来，他不敢保证自己从来没有出入过那些热闹的地方，但从没有在男女问题上有过大的越位。一来，他对此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钻研；二来，他和妻子小莫，可以说算得上是青梅竹马。在大学毕业后又遇到一块儿并且成为夫妻，这种缘分难以让他有其他的非分之想。然而男人毕竟是男人，他立即将黄春找来，请那服务员走人。再后来，他的房间卫生改由一个男服务生操办，衣服则由这服务生直接送到洗衣房清洗。平时，没有特殊情况，他的房间是不容许闲人进入的。到南山五个月，到他房间的南山干部，加起来也不过十来人而已。而且这十来人当中，至少有一半，站在门口就被他轰回去了。

不过小秦例外。

小秦不言不语，眉宇间却有些像小莫年轻时候，这让他感到亲切。

不过也就是亲切罢了。

上午十点，宋雄进了省委大院，径直上了六楼。刚出电梯，就碰到现在的办公厅副主任齐明。握了手，宋雄问：“叶昆书记在吧？”

“在！”

“那好，我先过去，有点事汇报下。”

“中午这样吧，办公厅安排，老主任过来，大家都陪陪。”

“不必了。我汇报完还得回南山，中午有个接待任务。”

“当书记了，忙成这样了？看来书记也不好当哪！”

“这是苦差事，苦啊！”宋雄边说边往走廊里头走，又碰到几个办公厅的同志，自然又得打招呼。十年的老主任了，办公厅里一花一草，一桌一椅，他都是熟悉的，何况人呢？不过说真话，当年离开省委宣传部时，他心里还有些留恋。但离开省委办公厅时，留恋的感觉却一点都没有了。他也奇怪，是

自己在官场混久了，感情淡漠了？还是在办公厅工作这十年来，本身就没有与同志们建立起多深的感情？抑或是自己老了，没有感动的能力了。后来仔细想想，还是因为在宣传部时，正年轻，也单纯，人与人之间，感情自然就真诚些。而到了办公厅这边，一开始就是副主任，再是主任，天天与板着脸孔的省领导打交道，平时连笑话也难得说，怎么能培养起多深的感情？大家都是蒙面人，谁看谁都是在镜子里。从一面镜子里走出来，有什么舍不得呢？

转过走廊，就是叶昆副书记的办公室了。

在门口，宋雄停了下，然后才过去进了门。叶昆的秘书王川正在低头整理文件。宋雄喊了声：“王处。”

王川一抬头，马上道：“宋书记，叶书记正等你呢。”

“好。”宋雄进了里间，叶昆正站在书柜前。宋雄喊道：“叶书记！”

叶昆回过头，示意宋雄坐下。王川进来递了茶，然后关上门出去了。叶昆道：“上次你汇报的人事方案，我都看了，也给正明同志看了。”

宋雄点点头。

“总体上嘛，调整面是不是太大了？干部还是要稳定啊！你刚到南山嘛！是不是暂时缓一下？当然有个别亟须调整的，你提出来，再看看。”

“这……那就暂不调整吧，我回去再考虑考虑。”

“宋雄同志啊，南山的事，我也征求了部分南山班子成员的意见。市级干部的调整，触及面广，何况现在也不太好安排。不过总体上我认为，南山的干部，特别是市级领导班子配备还是很强的。作为一把手，你得用好用活。像大民同志、李同同志，包括花木荣同志，都是有很强的能力和很厚实的基层工作经验的。关键是怎么用，如何用？班子要有战斗力，团结是第一位嘛！”

叶昆说着，将手上的一份统计报告递给宋雄：“南山这半年来，经济滑坡很严重哪！经济是第一要务，省委让你到南山，就是要发展南山经济。南山当年可是江南省的经济重镇。要振兴哪！宋雄同志，有信心吧？”

“我会努力的。”宋雄嘴上答着，心里却在想刚才叶昆提到的南山市班子中的几个成员。市长莫大民、副书记李同，提到都是正常的，但常务副市

长花木荣,被并列在这两个人之后,让他觉得有些意外,也嗅到了一丝气息。作为省委分管组织人事的副书记,叶昆是不会轻易地提到某一个干部的。花木荣在叶昆的心目中,能同莫大民和李同并列,可见其分量了。

宋雄习惯性地向前捋了下头发,但他感到头发还是尽力地向后倾着。

叶昆在宋雄离开办公室前说了一句话:“人事调整得慢慢来,县处级的,你可以看着办嘛!”

## 莫大民

干部不狠,工作不力;干部不强,工作就难。可是,来南山半年后,南山的干部们知道,莫大民市长,这个武大的中文系毕业生,其实还是很有些手腕的。他最大的聪明在于他知道官场兵法,善于四两拨千斤,使他在南山的干部中游刃有余。据说他最喜欢的一副对联是:

在有形里看云  
于无声处听书

莫大民同志简历:

莫大民,男,江西省西平市人,一九六三年生,中共党员,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。一九八七至一九九二年,西平市委办公室秘书,副主任科员,主任科员,副主任;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九年,省政府办公厅副处级调研员,秘书一室主任,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,其间:一九九七至一九九九年,中央党校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班学习;一九九九年十一月至二〇〇四年五月,西平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;二〇〇四年六月至二〇〇九年十二月,西平市委副书记;二〇一〇年一月至今,南山市委副书记、市长。

**笔者记:**莫大民是在南山高速案发生后,接替原南山市市长肖龙的。在到南山前,莫大民在西平担任了五年多的市委副书记。



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这个背景,决定了在莫大民的身上,还存着一缕文人的气息。事实上,莫大民早年一直是官场上所谓“耍笔杆子的”。从一九八七年大学毕业到一九九九年底回到西平担任常委、常务副市长,他整整在材料的海洋里折腾了十年。十年内,经他手所撰写或者审定的文字,少说也有几百万字,可是署他名字的,也就寥寥几篇而已。同宋雄不同,莫大民内心里有文人情结,大学时,他是诗社的社长,曾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诗作。工作后,一开始也还写些诗,投投稿,但后来便停了。官样化的文字消磨了他的激情,他不敢再写诗了,怕写出来的都是分行材料。这种诗人气质,多少在他的工作中有所体现。平时,莫大民的儒雅,让很多南山的干部觉得这人太不适合于做市长了。干部不狠,工作不力;干部不强,工作就难。可是,来南山半年后,南山的干部们知道,莫大民市长,这个武大的中文系毕业生,其实还是很有些手腕的。他最大的聪明在于他知道官场兵法,善于四两拨千斤,使他在南山的干部中游刃有余。据说他最喜欢的一副对联是:

在有形里看云  
于无声处听书

这副对联的出处,笔者曾细致查询,并无结果。因此怀疑其实就是莫大民市长本人所作。对联虽仅十二字,但蕴含的哲理和人生情调相当丰富。这副对联传出来,缘于莫大民正式当选南山市长后的一次书法展,莫大民应邀前去剪彩。之后,当地的著名书法家完颜先生要为莫市长亲自写一幅字留念。莫大民随口便报出了以上十二字。这十二字的玄妙,无人能解数。但是,至今南山市的很多领导干部的办公室里,也都挂着这副对联。虽然是各种字体,但内容是一样的。据说宋雄书记刚到南山时,到各单位调研,竟在一天之内三次看到此联,便问此联是南山历史名联否?大家只笑不答,最后还是秘书回答了,说是莫市长来南山时带来的一副对联。宋雄笑着道:“要知道这样,我也带一副来。”